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聲帶以下</p>
<p>他幫哥哥洗頭時總想著，如果哥哥死掉了，是不是也會這樣——整具身體濕漉漉的，頭髮像被碾過的小動物黏在浴缸邊緣。</p> <p>哥哥閉著眼沒說話。當然，他早就不說話了。</p> <p>那些該說的不該說的、來不及說的，都卡在他喉嚨某個地方。</p> <p>沈承熙想把它們挖出來，用手、用舌，或用更柔軟的什麼。</p> <p>可他只是繼續沖水，讓水聲蓋過紊亂的呼吸。</p> <p>泡沫順著鎖骨滑進浴巾底下。哥哥沒有任何反應，任他擦拭、撫觸一切語言以下的部位。他覺得自己應該停下來，應該轉身拿毛巾、應該去關掉那個不斷漏水的水龍頭。但他沒有。他跪在哥哥身後，一手撐著溫熱的後頸，想像那裡曾經開過花，現在只剩靜默的脈搏。</p> <p>哥哥依然沒有睜眼，水流像沒完沒了的悔意。</p> <p>他只是離開去拿浴袍，不到一分鐘人就不見了，水珠一路拖行到走廊盡頭。他一邊喊沈予岑，一邊聽見自己的聲音在牆上打滑。沈承熙循著水痕追過去，直到走廊盡頭那道半掩的門。</p> <p>他愣在門口。那扇門從來不鎖。只是從很小的時候，他的腳就會在這裡自動煞住。</p> <p>他記不太清裡面長什麼樣子，但他的胃還記得。那是反胃的形狀，一種熟悉的、像發霉琴布的味道。</p> <p>鋼琴蓋被打開的角度和記憶裡一模一樣。</p> <p>沈予岑站在鋼琴前，手指搭在琴鍵上沒有按下去，像在等待審判。</p> <p>大半琴鍵早就碎了，可沈承熙還是聽見了聲音。</p> <p>「反正你也不會彈給我聽了，對吧？」</p> <p>「為了你我放棄了巴黎！連你也不要我了！」</p> <p>「你知道我生你的時候才幾歲嗎？我已經不寫詩了……我什麼都不是了……」</p> <p>母親的怒吼像腫瘤一樣，啃咬著他的聽神經。</p> <p>那年他剛上小學，下課時母親坐在琴房，他站在門口不敢進去。</p> <p>他以為她在彈琴。</p> <p>直到她抬起手，好幾朵花一樣的東西落在D鍵與E鍵之間，很快染紅整排琴鍵。</p> <p>林絮十指輕快地舞動，可那琴聲卻和內臟落地時一樣沉重黏滯。</p> <p>從那天起每當琴響，沈承熙都會反射性地想吐。</p> <p>那天下午沒有人哭，連母親都沒有喊。哥哥當時坐在落地窗邊，沒有說話。就像現在一樣。</p> <p>沈承熙忍著反胃走進去，把哥哥的手從琴鍵上拉開。指尖冷得不像是剛洗過澡。</p>	

這時沈予岑終於看了他一眼，不像認得他，可也沒有不認得他。只像是看著一具錯置的器官。

沈承熙將哥哥抱上床，替他蓋好毯子，又跪在地上收拾打翻的水杯與藥瓶。

浴室的門還開著，他開了燈走進去。

牆上有什麼不對。一開始以為是水痕，他湊近一看，才發現是幾行用霧氣塗抹的字，水珠滑落，將它們拉長扭曲。

全是反寫的，像寫給鏡子裡的死人一樣。

他看不懂，卻無法移開眼。

他沒擦掉那些字，只是放掉早已冷透的水。水渦旋轉時，那幾個字倒映在浴缸上，被捲進排水孔。

他忽然有些暈眩。身體在漂，只有那幾個字還在重量之內。

當晚他夢見自己站在一片濕地中央。

不是陸地，也不是水。感覺是河口或記憶的邊界。

腳踝浸在透明的液體中，細細長長的東西從他腳趾間竄出來，低頭一看，是一株還沒開花的植物。

它幾乎是透明的，葉脈清晰得像靜脈。花苞細長，垂下頭來，裡頭有什麼正一點點鼓起，像胎動。他想靠近一點，但那花忽然閃了一下，整片湖水都微微顫動。

像在說話，但什麼也沒說出來。

無聲的、剛形成的胚胎，還沒有學會任何語言，還沒有名字。

他不知道那是什麼，只覺得眼熟。

那花的根穿過泥水，與他的腳連在一起，像是從他身體裡長出來的。

沈承熙小時候也曾見過這樣的花，在母親的畫布上。

林絮極愛植物，有一朵花她畫過很多遍，每次都不太一樣，有時花苞像耳朵，有時葉子像傷口。

沈承熙記得有一次她畫得特別久，那朵花好像裂開了，裡面閃著微光，像一顆發光的心臟。

「它是不是快開花了？」他問。

林絮提筆幫那道裂縫加深陰影，「這不是花，是出口。」

「什麼的出口？」

「我的子宮。」

沈承熙當時聽不懂。他只記得，林絮說這句話時手上的紅酒灑了一地，顏色跟那天在琴鍵上的血一樣。

隔天早上，沈予岑還在睡，沈承熙抽出幾本植物圖鑑，試圖從那些被歸類好的語言裡，找出那朵透明的花。

沒有。他翻了五本，都找不到。

那朵花似乎不屬於植物界，反而像是從夢裡長出來的器官。

或是某種尚未被命名的東西、被藏起來的語言。

手機忽然震了一下，是父親的訊息。

「來我辦公室一趟。」

沈承熙穿好醫師袍推門進去，沈承耀正皺眉翻著報告，他帶著細框眼鏡，眼神銳利得像刀片。

「你那個哥哥今天早上還有自傷行為，主治醫師還是建議住院。」

沈承熙接過報告，心跳像繃緊的弦。

「……我知道他看起來不太好，」他低聲回應，「但他的狀況絕對比我們看到的還穩定。」

沈承熙語氣沉穩，「他一直都很敏感，那不是病，只是壓力反應。只要有適當的支持，也許可以考慮讓他在家觀察。」

沈承耀抬頭，眼裡全是審視。「這不是你一個人能應付的。家裡不是醫院，住院才是最安全的選擇。」

沈承熙右手不自覺握緊，「我可以負責他的日常，保證他不會再出事。」

「……去外面等，我考慮一下。」父親沈默幾秒終於鬆口。

幾分鐘後，沈承熙被叫回來，父親放下手機。「我跟他的主治醫師溝通好了，之後你定期向我匯報他的狀況，並確保他按時回診追蹤。」

沈承耀疲憊地閉眼。

「這是最後一次，我不想再多管。」

沈承熙把厚重的房門關上時，整棟屋子靜得像墳場，只有冰箱的電流聲從廚房斷續傳來。他放下鑰匙，替哥哥脫下鞋襪。

沈予岑睫毛低垂，眼裡沒有熟悉也沒有陌生。

「哥，裡面暖氣開著，我先帶你去房間。」

沈承熙的聲音很輕，引導對方走到那間被清理得一塵不染的房間。

是他自己的房間。

床被是新的，他事先在床頭準備好一盞燈，桌上放了水、備用藥、衛生紙，和幾本被翻開的植物圖鑑。

沈予岑躺下來，什麼都沒問，整個人像是聲音被挖走之後剩下的空洞。沈承熙輕輕地幫他蓋上毯子。

「今天先休息，我明天不上班。藥我會照你之前的劑量準備……如果不舒服就——」

他停頓了一下，知道對方不會答。他還是照著語言該有的形式說下去。

只要語言的形狀還在，這一切就能回到正軌。

哥哥睡著後，他打開筆電，藍光照在臉上，把他眼底的陰影染得更深。他將從醫院系統下載的病歷打開，右上角還留有「副本供內部參考」的字樣。

幾行字被特地用螢光筆標示，亮得刺眼：「病患可考慮短期出院觀察，惟需仰賴良好家庭支持系統，並進一步追蹤其自傷風險。」

他靜靜盯著那幾個字。

「需仰賴良好家庭支持系統。」

承熙喃喃，像神諭一樣，反覆咀嚼。

天花板忽然砸下一滴水。承熙掀開棉被起身，房間牆壁已被水泡得發爛，透明黏膩的花苞在黑暗裡微亮。

它比上一次更大，脈絡清晰得像網狀神經，整個夢都浸泡在發酵液裡。

花慢慢裂開，有個東西從裂口掉出來。小小的，不是花瓣，不是葉子，而是人的右耳。

細緻的輪廓與耳垂，連耳道裡微細的絨毛都清晰可見。

接著第二顆、第三顆花苞裂開，一排排耳朵掛在牆上，凝聽著什麼。

那牆上爬滿了母親的聲音。

他記得那是七歲那年平安夜，他和哥哥本來已經睡著了，卻聽到樓下傳來爭執聲。父親壓著聲音說：「你還在聯絡他？你以為我不知道他一直……」

母親尖銳反駁，又驟然哭泣：「他懂我。他是真的愛我。他……不像你。」

「你以為我不知道那孩子是誰的？」父親問，語氣冷靜得精準的手術刀，沒有怒氣，只有分寸與切斷。

他記得自己當時摀著耳朵，躲在樓梯間不敢動。

可現在他摸不到耳朵。耳朵長在四周，不在自己身上。他聽見母親跪在鋼琴前低聲啜泣。

「你只在乎名聲，你從來沒有愛過我。」母親這麼說著。「你們當我是花瓶。只有他看見我的才華，我的夢想……」

父親只留下一個背影就再也沒有聲音了。

那些花的黏液滴在耳垂上，沈承熙恐懼到想尖叫，聲帶在看不見的黑暗裡震動著，卻發不出聲。

有些花苞還溫柔地垂著，輪廓像是哥哥，但臉是模糊的。

「你才是我的寶貝，我最完美的作品。」

母親對著花苞說話，卻好像是說給他聽一樣。

「他跟你不一樣，我不用教，他就知道我在想什麼。」

「……你不懂音樂，別碰那台鋼琴。」

「沈承熙，你從來沒有讓我驕傲過。」

「你一出生他就開始哭。我知道他不想當哥哥。你一來，他就聽不見我的聲音了。」

「你爸要你繼承什麼……隨便你。別來搶我的孩子就行。」

他知道，那不只是記憶，而是某種病，一種從母親那裡遺傳來的愛與恨的變種，一顆長在耳朵背面、無法手術切除的語言腫瘤，從他學會聽的那一刻起，就注定無法逃離。

他醒來的瞬間便衝進浴室，膝蓋發軟，撐著洗手台乾嘔。

那些塞住氣管的耳朵吐不出來，他卻幾乎要把整副聲帶連根扯出。

他喘著氣，聽見背後輕微的動靜。

沈予岑醒了，他站在門口，靜靜看著他。那目光不像指責，也不是驚慌，似乎有一點遲疑、一絲困惑，也有些微妙的關心。

承熙像反射一樣撐起身，強迫自己站穩。他抓過水杯漱口，心臟還在顫抖，手卻比他縫合傷口時還穩。

「睡不著嗎？要不要吃點藥？」

予岑的喉結微微滾動了一下，有些猶豫。

承熙沒有等他回答。他走到櫃子前拿藥倒水，每一個動作都標準得像臨床訓練。「吃了，會好睡一點。」

予岑的指尖觸碰到他的手，頓了一下。可最後還是仰頭吞下。

承熙沒有立刻移開視線，他要確保那顆藥確實落在他所允許的位置。予岑的喉嚨輕輕一動，他彷彿在那個不再發聲的器官聽見了聲音。

很小，很輕。像是某種命令落地的聲音。他目不轉睛地看著予岑吞藥，也像替自己餵了一把鎮定劑。

他俯下身，替哥哥調整枕頭的角度，再把被子拉到鎖骨上方。指尖停在頸動脈的位置，像是在確認某種活著的證據。

有什麼東西，終於歸位了。

有些崩壞並不突然，也許從一開始就長錯了骨架。

沈承熙小時候總喜歡坐在書房地板上翻父親的醫學雜誌，一頁頁密密麻麻的文字像活體解剖。他看的不是器官，而是人會怎麼壞掉。創傷後壓力反應、產後憂鬱、躁鬱、邊緣型人格……他讀得越多，就越能理解母親那種不尋常的愛。

母親總是把目光投向予岑，彷彿無法自拔地愛上她尚未完成的鉅作。為他彈琴、讀詩，用力愛他、把他塑造成一把完美樂器。她總說沈予岑生來就會說她的語言。

只是某次四手聯彈時沈予岑手指錯了一拍，林絮瞬間停下來。

「你怎麼了？」

沈承熙不被允許靠近那台鋼琴，只站在門邊看著。看著他們不像母子，而是一場錯位的演算迴圈。

沈予岑沒說話，那點小小的沈默就足以讓她崩潰。

她砸碎了琴蓋，哭喊著說自己被背叛。

沈承熙站在門邊，那是他第一次在琴房開口。

「媽……你是不是邊緣型人格呀？」

林絮愣了一下，她沒有看沈承熙，而是轉頭質問沈予岑，一邊流血一邊咆哮：「我有嗎？我有嗎？你說啊！你倒是說啊！」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沈予岑在母親面前突然變得沈默，過去那些機敏的讚美與貼合心意的玩笑像是為她量身打造的咒語，讓她既滿足又得意。現在他什麼也不說了，舌頭失去魔法，變成一塊無用的石頭。

沈承熙有時候會想，也許哥哥的沈默是對母親語言的拒絕，一種緩慢的背叛。當然他有時

也會幻想哥哥這麼做是為了他。

後來發生的事就更安靜了。

她在琴房割腕，門沒鎖，是沈予岑發現的。他沒有哭，只是撈起地上的手機滑開螢幕、點進撥號鍵，卻在撥通時忽然語塞。

他不知道自己在等什麼，嘴唇一張一合，指尖發顫，幾乎抓不住手機。

林絮還在溫柔地問，「怎麼不說話啦？不哄媽媽了嗎？」

那一瞬間沈予岑甚至想過——如果他不說出口，她會不會就這樣死掉。

然後他看到門邊站著的沈承熙，還穿著制服，整個人像是定格在門框與地面之間。

那個瞬間他的情緒忽然斷裂。

「有人割腕，還有意識，血流很多，地址是——」

像是在背詩或課文，沒有一句多餘的話，一句一句，把地址、傷口、目前意識狀況、出血量、屋內是否安全、是否有自殺工具等等，像臨床交接般清清楚楚。

沒有情緒，沒有主詞，甚至沒有「她是我媽」。

當晚的手術在父親執業的教學醫院進行，由父親親自為她縫合，旁邊有一群見習生圍觀。

「有些患者有時候並不是真的求死，比起死亡，他們更希望能被看見。」他語氣平穩，

「要評估支持系統、家庭功能、共病史……並注意有沒有邊緣特徵。」

針線穿過皮膚時，林絮睜著眼，嘴唇微微顫動。她看著他，像在等一句話。可他只在病歷上畫線、講解。

那天她在那張手術床上，不是妻子，不是母親，不是病人。

只是一團待解剖的器官，一個被展示的、可供臨床教學的案例。

隔天，她從醫院七樓墜下。

那一刻她異常地冷靜。

林絮知道，沈承耀不在乎她的死活，只在乎她留下了什麼——不是遺書，而是紀錄。

精神病史、自殺傾向、重度憂鬱——那些他可以存進系統、列入病歷、可供教學的「教材」。

她知道她的一切在跳下去之前就會被洗掉。

她的繪畫天賦、寫詩的癖好、對聲音的執著、學法語那年寄給巴黎台灣文化中心的信……

那些都是「病徵」。

她的語言與才華全都會被診斷，被歸檔。

她不想消失。她要留下痕跡。

而在他執業的教學醫院墜毀，是她唯一能留下「紀錄」的方式。

不是那種可以被輕易壓下、歸檔、格式化的案例，而是無法抹除的現場。

破裂的臟器，沾血的白牆，醫學生目擊後永生難忘的創傷。

哪怕只是一次真正被看見。

之後的某天沈予岑也消失了。那晚雨下得很大，沈承熙記得地上的雨水混著血，哥哥被送

進急診，頸動脈幾乎被割斷。

沈承耀接過器械。「都出去。」

實習醫生退了出去，診間靜得只剩金屬器械落在無菌布上的輕響。

他一個人彎腰，一層層縫合。

那道幾乎劃斷整條動脈的血盆大口，在他的指間變成一行整齊安靜的皺摺。

每一針都像是扎進他的皮膚裡，縫合那些沒有說出口的話。

林絮的聲音沒了。她的樂器，也壞了。

這個家安靜了下來，像一棟廢棄的醫院。

承熙將乾淨的毛巾沾濕，仔細地撫過予岑的皮膚，那道幾乎貫穿整個頸部的傷疤無聲橫躺在聲帶上，他輕柔地擦拭，像戀人的觸碰。「會不會太冷？」

沒有回應。予岑閉著眼，若沒有呼吸，他幾乎是一尊尚有餘熱的雕像。

承熙倒了一些漱口水在杯子裡，拿海綿刷滾動沾濕，然後輕輕扶起哥哥，托起他的下顎，引導開口，一切都標準得像是臨床訓練。

予岑沒有反抗，唇瓣微微張開，被動得近乎順從。

承熙整個人貼近他，像是為了辨別他的喉嚨是否有吞嚥反應。牙刷緩慢地進入那片沉默地帶，在每一顆牙齒上描摹出潔白的弧度，像在拂拭聖物。

那是他唯一能進入的空間，唯一不會被拒絕的領域。

刷完後，承熙將雙手搓熱，放在哥哥的肩膀上，以拇指輕輕按壓著肩頸肌群，順著教科書的節奏推開放鬆。

「我們再練習一次，你只要說一個音就好，輕輕的，很簡單，好嗎？」他輕聲問，即使知道對方不會回應。

他調整坐姿，讓兩人呼吸對齊節奏，「吸氣，停，然後，啊——」

予岑微微張口，喉頭卻沒有任何氣音滲出。

「沒關係。」承熙說，「我們再試一次。」

第二次，還是沉默。

第三次，他看著承熙，依然沒有發出聲音。

唇瓣張闔，睫毛無聲垂落，右手還抓著承熙的衣角。

這種無聲的默許，對聲音、對身體的權力讓渡，讓承熙陶醉得難以自拔。

那晚他躺在哥哥旁邊，睜眼到天亮。承熙枕著手臂，腦海裡浮現那本書。這些年他們一直沒有找到母親的遺書，只在床頭找到一本被翻得有些鬆散的《戀人絮語》，裡面掉出幾張母親手寫的便條紙。

紅色的筆跡像縫線，密密麻麻的。

「我觸摸你，你就是語言的起點。」

「你想痊癒，就必須相信我愛你是其中一個症狀。」

「我愛你，可我不想治癒你，只想將你收進我能掌握的容器裡。」

承熙打開手機備忘錄記下：抬眼是拒絕，放空是默許，低頭是喜歡。

他忽然想起什麼，又將那些收好的便條紙翻出來，其中的幾張，角落多了一行用鉛筆反寫

的字，有些潦草。

他拿起來，背著燈光。上面寫的是「你聽不到」。

承熙停頓了一下，在備忘錄補上：也許他並不痛苦，只是尚未選擇說話。

他的腦海忽然閃過某個句子。

「讓我的語言替你活著，替你呼吸。」

不是母親的筆記，不是羅蘭巴特的句子，而從他身體裡長出來的原生器官。

而他，無法阻止它們開花。

那天晚上他又夢到哥哥聲帶上開了一朵花，透明的，沒有流血。

那朵花從咽喉深處抽長，像無聲的號角，穿越氣管，靜靜地盛開在頸部中線。

他早已等候多時。周圍是無風的湖，水面映著哥哥低下頭時的陰影。

那朵花開在湖心，花瓣有點像嘴唇，花心長出牙齒，潔白無聲。

承熙拿出一把剪刀，不是園藝剪，而是某場手術的遺物。

他知道這朵花並不正常。

「我可以幫你，讓你說話。」

剪刀落下時毫無阻力，應證了那些牙齒就是為了被他修剪而生的猜想。每剪下一枚牙齒，花瓣就抖了一下，不知從第幾顆牙齒開始，花瓣開始流出血色的汁液，可它還是不說話。承熙依然繼續仔細地修剪。

一顆顆掉進水裡的不是牙齒，而是無法宣之於口的詞彙。

那是語言最柔軟的解構，他剔除哥哥的沉默，把它變成自己能理解的形狀。

忽然花劇烈地收縮了一下，吐出了一塊濕潤的舌頭，掉入夢裡的水面。

那塊肉沉下去前，他隱約看到它還在抽動。承熙呆住了。

這時水面開始震動著滾泡，在氣泡中他看見那朵花，血色的，整朵塞在他的喉嚨裡，像是戀人說不出口的話。

腦海閃過那行被劃記的句子。

「我無法說愛你，只能變成你身上的聲音。」

後來承熙開始養成一個習慣。他會記錄予岑清晨睜眼的時刻，記錄他是否喝完整杯水、眨了兩下或三下眼睛，為每個微小反應假設一組語意，彷彿他能聽懂那無聲的語法。

就算哥哥不說話，他也總能聽懂。也只有他能聽懂。

有時他會用手，或更柔軟的什麼，去感受予岑聲帶的震動，或是引導予岑觸摸他的顫抖。當然，那從來不是什麼侵入。

那些語音訓練不過是還原發聲的過程——模仿他的發音，從他給予的聲線裡復原一些可以被讀懂的語言。

他已經很久沒聽過哥哥說話了，不過如果哥哥能說出話來，那聲音肯定像他。他們本來就是兄弟，是血緣的鏡面。

是語言選擇了他們。

即使他已無法確定什麼是真，什麼是自己編造的幻覺。但他相信，只要這套語言繼續擴

張，哥哥就會永遠活在他的聲音裡。

這天沈承熙剛交接完，脫下手套，吸了一口飲料，掏出手機打開家裡的監視軟體，嘴裡的咀嚼動作慢了下來。

畫面中哥哥安靜地躺在床上，沒什麼特別的動靜。光線穿過窗簾縫隙斜射進房間，一切如常。

沈承熙看了幾秒，心裡莫名空了一塊，他深吸一口氣，把手機塞回口袋，繼續把病歷打完。

傍晚沈承熙推開家門，腦裡還盤旋著剛剛交班時那個不該犯的錯誤——他匆忙輸入病例資料，填錯患者肝功能數值的小數點，導致結果看起來異常偏高。幸好交接的學長及時發現，讓他重新核對更正。

這樣的疏失從來沒發生過，也根本不該發生。他忍不住想，從看到監視畫面那一刻心裡就隱隱不安。有什麼壓在胸口，讓呼吸都沉重了幾分。他疲憊地合上門，脫掉身上的外套，走到房間門口。

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鐵鏽味。

沈予岑扯著脖子和四肢上的繃帶，原本縫合平整的傷口被扯得糜爛開裂，紗布像肢解過的屍體橫陳在血跡斑斑的床上。

明明房間裡的剪刀和可能造成傷害的利器早已被他收得乾乾淨淨。

那一刻，沈承熙彷彿聽到某處崩裂的回音。可他只能閉眼，壓住一波波湧上來的絕望。

他深吸一口氣，小心地拆除那些被扯壞的紗布，又拿出新的繃帶一圈一圈重新包紮。力道剛好不會壓迫，也不容易再鬆開。

他打開衣櫃拿出乾淨的衣服幫哥哥換上，低聲問：「有沒有哪裡不舒服？扣子會不會太緊？」

沈予岑低頭，視線模糊地落在承熙的手上。那雙手輕輕拂過胸前的布料，一顆顆扣上衣服扣子，動作輕柔卻沉穩得令人安心，像是慎重地拼湊什麼破碎的東西，可他無法抓住那種感覺。他回過神來時，手指已經勾著承熙的袖口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他的時間忽然變得特別黏稠，思緒也總是發散。

其實母親也曾經幫他穿過那些繁複的衣服，她的雙手十分靈巧，總能輕鬆駕馭那些複雜的抽繩，反覆繫緊又鬆開，直到打出完美的結，她才會滿意地撫平毫無皺摺的領子。可母親的目光永遠落在他看不見的世界，擺弄她的人偶。

沈承熙彎腰撿起散落一地的繃帶，指尖碰到那些沾血的紗布時忽然有些麻木。他整理好每一塊紗布、每一條繃帶，也將那些難以命名的混亂一一疊整齊。

他把予岑抱到沙發上，將已被染紅的棉被拉開，抽起床單換上乾淨的床被。

予岑坐在沙發，目光落在他身上，可他罕見地沒有回應，只是專心地抹去每一道血跡與皺摺，像一場靜謐的儀式。

收拾完床鋪，沈承熙將哥哥抱回床上，從碗裡夾起一口飯送到他唇邊。予岑伸手摘下落在

沈承熙眼角的羽毛，放在手裡輕揉。

沈承熙把筷子又往前遞了一些。予岑張口，像早已習慣他的照料與距離。

飯後承熙輕柔地用溫毛巾幫他擦拭嘴角，此刻彷彿所有喧囂都凝固在寂靜之外，又像靜水下不容聲張的崩壞。

沈承熙強行提起嘴角，「我們再練習一次，好嗎？只要一個音就好，一次就好。」

他不合時宜地想起昨晚那通電話。那時剛好急診交班完，指間還殘留著手套的味道。

「……嗯嗯，我上班前有餵他吃一點，他今天食慾比較好。」

經過了幾次練習，聽起來倒像是真的。「雖然還說不出完整的詞，但可以被引導發出聲音。他一直有在進步。」

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，然後說：「剛剛楊醫師提醒三天後回診追蹤，如果沒有好轉就要再討論住院的可能。我看你班表星期五早上是空的，到時候你再帶他去，不要遲到。」

沒有責備，也沒有安慰。沈承熙一邊聽著那句「三天後回診」，一邊鎖上抽屜，裡面像關押一頭猛獸，每次打開都可以聞到屍臭。

沈承熙回過神來，只看到予岑嘴唇微張，卻沒有一點聲音。昨晚回報的「他一直有在進步」變成可笑荒謬的諷刺。

他不知道他的照顧哪裡出錯了。

是還沒準備好嗎？還是心情不好？

因為他在場，所以不肯開口？因為他不夠溫柔？因為那天他沒有及時趕回來？

還是因為自己在某個時候、用某句話，把哥哥的聲音關起來了？是不是他根本沒給過對方一個可以開口的理由？

那些猜想像細針一樣密密扎進腦子裡，承熙的膝蓋猛地一軟，整個人跪在予岑面前，指尖死死扣住那對單薄的肩膀，像要把他釘在原地，兩人呼吸都擠得支離破碎。

他承認他有些崩潰了，甚至疲憊到無法控制自己的暴行。

他幾乎是用手、用十指用關節，像瘋了一樣探進哥哥的喉間，去摳去撬去挖——他要驗證那個聲帶、那個老是沈默的器官，究竟還會不會震動。

不。還不夠深。他得用更長、更柔軟的東西伸進去，勾出那些長在聲帶以下、被悶死的語言。

他不顧一切地在那個狹窄的甬道馳騁。呼吸灼熱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——只知道必須掏出來。

直到耳邊響起陌生的音節，他才猛然被扯回現實。

「哥……你剛剛，說話了嗎？」

他的世界瞬間整個靜下來，只剩那顫抖的聲音。

沈予岑的眼裡全是驚恐，臉上糊滿眼淚與唾液，整個人像被水浸透，傷痕累累地顫抖著。

他的聲帶也在顫抖。

他終於開口。

有什麼在空氣中輕輕迴盪，或是某人在夢裡的呢喃，真實又虛幻，讓溺在夢潮裡的他分不清是自欺還是真實。

承熙想過一萬種可能——若哪天哥哥願意開口，那他第一句會說什麼。

他忽然覺得，如果能死在這一刻，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了。

他整個人伏在沈予岑的肩窩，哭得毫無形象，擁抱用力得幾乎要把對方揉碎，兩人的髮都被眼淚沾濕，和呼吸亂成一團，像要把所有謊言與恐懼都揉進兩人急跳的脈搏裡。

「對不起、對不起……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——我只是怕，怕父親答應住院。」承熙無措地解釋，斗大的眼淚一顆顆砸在予岑身上，燙著那道無聲的疤。

「我沒有辦法了……如果你住在精神病房，我這兩個月都不在那棟大樓，班表幾乎是滿的，回家也看不到你、我、我……」

承熙的告白戛然而止。

——予岑的手輕輕圈住他，灼熱的呼吸降臨在耳前，像一場神跡——而他的心，也在這個不算正式的回應裡落地。

「承……熙……不、要、不要……哭。」

承熙的指尖還按在眼尾那片濕潤的皮膚上，像是在確認溫度不會再逃走。

他的呼吸落在予岑頸側，唇瓣擦過那顫動的皮肉，燙得皮膚幾乎熟透。

太近了。他忽然意識到，他想要的不只是這幾個簡單的音節。

難怪林絮以前總說他貪心不足。

他緩緩抬頭，視線混著淚水和喘息。

「哥……」聲音低啞、發燙，像要把所有餘熱和喘息都傾進這一個音節。「我、我……」

予岑卻沒有說話，只是輕輕眨了下眼，一滴小小的淚滾了下來。

承熙的手指沿著鎖骨滑下去，停在布料與皮膚的交界——

他沒有再往下，可兩人的心跳早就糾結纏繞成難以拆解的結，像是在模糊的夢裡找尋彼此失落的語言。

他渾身黏膩得不行。張開眼，那朵花像裂了七瓣的嘴，唇形單薄，舌頭卻很長，帶著花粉，在他身上纏綿出一道水漬。它蠕動著像在索求什麼，甚至試探著往他腿間探去。

他忍不住甩開那條濕潤的東西。這時舌根忽然鼓起，膨脹成一顆沈重的巨眼，宛如百眼巨人身上那些盯視而下的監視與審判，無孔不入地滲入靜脈，回流到那顆被捏緊的心臟。

那眼睛眨著，像某人冷漠滑動紀錄的筆尖，窺透他的秘密。他本能地想用力摀住那顆眼，但它微微一眨，像號角一樣，一瞬間數不清的眼睛在黑暗中緩緩睜開。

數以百計的眼睛懸在黑暗中，睫毛像蝙蝠翅膀同時掄動，柔軟又黏膩的聲響像潮水一樣逼近。

他想推開那些眼睛，卻發現腳踝被舌頭纏住了，他只能不停抓撓，不停推開那些煩人的黏。被他拍開的眼睛開始簌簌掉淚，一根根手指從淚孔擠出，像胎兒般墜在他腳邊。

那些手指形狀各異，有的戴著婚戒，有的甲縫裡塞滿污泥，有的甲面發白，像肝硬化。

他甚至能認出這根是昨天的強迫症患者，十指全被自己咬爛；那根是早上剛送走的病患，無名指有一圈刺青，字跡被血水模糊得看不清。

他幾乎要被手指淹沒。他不得不撥開它們，向夢裡唯一空著的淨土走去。每一步都是冰涼的，每一根手指都是曾經握過他的手，指節在腳底咯咯作響，骨裂熟悉得陌生。

距離那片淨土僅一步之遙，他停了下來。一隻完整的手掌躺在他腳邊，從手腕齊根斷裂——那是母親的手。

那隻生來就該在琴鍵上飛舞的手總是潔白無瑕，每一根修長的指節都被悉心保養，沒有一絲皺摺。

這雙手曾經如珍如寶地捧著沈予岑的臉，也曾經面目猙獰地掐著沈承熙的脖子。

那時父親要他把抗憂鬱藥混進母親的高血壓藥裡。

「這樣她才能安靜些。」當時父親是這麼說的。

然而母親很快就發現了，她掐著沈承熙的脖子，他整個人被抓離地面，手還顫抖著握緊那片發狂的怒吼。

「你要把我變成你嗎！」

那天的咒罵至今依然常常在他耳邊炸響。可現在那隻手孤零零地躺在那裡，斷面整齊。身後的手指浪捲而來，淹過整個腳踝。更多的手指沿著小腿、膝蓋往上爬，像藤蔓一樣緊緊纏著他，要剝去他的皮肉，把他重塑成另一個人。

那些手指漸漸淹沒他的眼睛，滾燙又炙熱，像母親的控訴，也像予岑的眼淚。

他無力掙扎，就這樣被無數聲音撕裂又縫合，拆拆解解，找不到線頭。

四周只剩診間老舊電腦的運轉聲。

沈予岑坐在診療室對面的椅子上，雙手疊在膝蓋，眼神落在桌面那朵安靜的灰塵上。那雙眼裡沒有昨夜的眼淚，也沒有聲音。

「最近還是一樣嗎？」醫生的聲音隔著桌面傳來，不時敲著鍵盤。

沈承熙點頭，下意識抿唇。

醫生停頓幾秒，點了幾下滑鼠，「我們還是建議短期住院觀察，方便調整治療方案。」

「不行。」沈承熙抬起頭，語氣比他自己想像的還要尖銳。「你要我把他關起來，跟那些……那些人關在一起？」

醫生的眉微微皺了一下，很快又放鬆，只是平淡地提醒。「你們不能永遠這樣下去。」

沈承熙的手不自覺握緊。那些眼睛又回來了，無聲地懸在空中——醫生的、父親的、同事的、夢裡那顆從舌根嘔出來的巨眼——全都在逼他。

那個輕到像是錯覺的聲音忽然竄進腦海。他明明有聽到，昨晚他忍不住崩潰後，哥哥說的那句話。

他說了什麼？

沈承熙突然開始不確定那是真實，還是夢境殘餘的溫度。

如果那句話只是幻聽呢？

回家的路上，夜色早已沉沉壓下，路燈拉長了兩人的影子。予岑安靜地任由承熙牽著他的手，偶爾側頭看了看他，可承熙的心仍懸著方才那句話，連心跳聲都無處安放。

回到家，承熙輕手輕腳地幫予岑換下外套與鞋襪，動作習慣而機械，彷彿是對自己情緒的空洞防備。

哥哥睡下後，承熙坐在桌前，打開筆電，腦海裡反覆迴響著那句猶如幻影的話語。疲憊像潮水般席捲全身，十指張開又緊握，反覆幾次，又只能閉上眼，蓋上筆電。他沒有注意到予岑攢著他的衣角，眼神無聲，只是任由思緒飄散，漸漸滑入夢鄉。

夢裡的予岑倒在水面上，髮絲凌亂，底下的血擴張得厲害，像死了一樣。那些血沉了下去，一滴滴拉長，在水下張開一對翅膀。

承熙的視線隨著那雙血色的翅膀上移，脊背中央的皮膚早被無聲劃開，有什麼從裂縫中綻出。

他又夢見那朵花。

不只一次了。

他知道，七次。或者更多，每次都不一樣。

這次它長出人的脊椎，花瓣像要釘鎖岩壁上的普羅米修斯，沿著脊柱抽長。

第一次是透明的胚胎，接著是裂成七瓣的嘴和牙齒，舌頭從中翻出。再下一次，是盯視而下的巨眼，淚孔掉出一根根手指。而這次，是脊椎。

七種型態錯落著在沈予岑身上開滿。透明細長的花苞、舌片般的花瓣、齒狀的葉、眼睛嵌入花心、纏繞的手指、蠕動的根莖、淌著血的維管束。

花瓣盛開的縫隙，在心口處塌陷了一塊。他靠近，那個空洞的胸腔又緩緩開了一朵花，透明的，掉出一截肋骨。

他撿起那段細小的骨頭，低頭一看花心竟映出自己的側臉——只是一半，模糊、曖昧的，彷彿他被安置在予岑胸腔的最深處。

血液深處傳來一陣顫動，那朵花像是長出了他的聲線與嗅覺，在予岑的身體裡微微抽動，連呼吸與心跳都與他重疊。

他跪在花前，在無聲的廢墟中央，虔誠地低頭，把耳朵貼近心口。

那裡傳來一點點聲音，細得像花的盲語。

他醒來時眼眶仍是濕的，記憶還未退潮。他坐起身，打開植物圖鑑的空白頁，寫下它的名字——Babel-7。

「不是因為它能說話，」他低聲說，像在對誰辯解，「而是它讓所有語言崩潰。」

他不是很清楚為什麼是「7」，彷彿這個數字就應該在那裡。

也許是創世第七日的沈默，或是七歲那年在母親割腕的影子、母親在醫院墜落的樓層，那朵花的七次變態，七種語言死亡的方式——

那個名字在紙上緩緩滲開，從紙裡抽芽，耳朵、舌頭、手指，還有誰的聲音卡在聲帶以下，不上不下地堵著。

他繼續翻頁，記錄它的異變。某一頁角落，有行潦草的字跡，反著寫的，有些淺淡，不像他的筆跡。

他停筆，指尖在那行字上停了很久。

午間週會現場，沈承熙穿著醫師袍站在講台邊，心跳有些急促。

台下的老師不知道病例背後的故事，只安靜等待這位年輕的住院醫師發表 case report。投影幕上停留著患者的 MRI 影像——黑白的腦部切片，像一朵迅速枯萎的花。某些切片的腦室、腦迴結構在他眼裡彷彿映出 Babel-7 的形狀。每一個切面都像微微顫動的幻象，真實又虛幻。

沈承熙整理呼吸，站上講台。

「今天我要報告的是心因性失語症的案例——」他開口，聲音卻像被鎖住。

靜脈下一道聲音湧上來——那是他一直以為消失的聲音。

「你聽見了嗎？」

他聽見了。

「……你也聽不見。」

那不是他幻想中哥哥第一次開口的聲音，也不是他渴望聽到的語言。

嘴唇顫動，張口卻無聲。台下的沉默排山倒海般壓過來，每一雙眼睛都凝視著他。

血液竊竊私語，騷動在每一條靜脈與瓣膜間。

Babel-7 在身體裡悄悄抽芽。

他知道自己終於聽見了——所以，他再也無法說話了。